



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
成立70周年特刊

同心

同心，一首情深似海的诗

■郑蜀炎

走笔70

(一)

“历史是国家与人类的传记。”当然，也是军队的传记。

一支军队的名称往往最直接地体现着根本性质，“饮其流者怀其源”，我们完全可以此作为读懂这部宏大叙事的导读。

走进时间深处的历史，总把脚印清晰地留在路途中。人民军队诞生伊始，就用一个响亮的名称确认着与工农大众不可分割的血脉——中国工农红军。跨入这支军队的每一个军人，也都在面对军旗的庄严宣誓中，承诺着红色基因的传承。

1933年7月28日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颁布了我军最早的军人誓词——《中国工农红军誓词》，第一条写得分明：“我们是工农的儿子……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。”几十年地覆天翻，风云际会，2018年新修订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（试行）》的军人誓词里，新时代革命军人赓续着前辈的铿锵之言、肺腑之誓：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。

“薪尽火传，不知其尽。”这就叫不忘初心，这就叫铁骨丹心。浴血奋战、坎坷征途，一部铁血军史写尽悲壮与豪情，但也从来不曾缺少最温情的篇章——人民与军队血溶于水、情深似海的大爱爱情。

(二)

“整体大于部分之和。”这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著名哲学命题，也是对我军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的最好诠释——军民同呼吸、共命运、心连心，这支军队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武装集团，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也决不再是一盘散沙。他们凝聚在一起所产生的整体之伟力，能抵百万雄师，恰如钢铁长城。

80余年前曾有一段风雨如晦的日子——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屠城略地、白刃喋血。然而，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，毛泽东却在延安窑洞前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，淡定自若地演讲着《论持久战》，并通过21个问题的提出与解答，向世界预告中国抗日战争“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”，其核心依据就是那个著名的论断：“兵民是胜利之本。”

文以载道，武亦载道。从这场持久战到新中国的建立，中国军民用革命战争的胜利证实着革命理论的胜利。

透过历史的断面，我们能获得更加透彻的视野。一笔账目几多感悟——淮海战役胜利后，我军尚余军粮约5亿斤。而在整个战役中，部队消耗军粮也是5亿斤。这就意味着，我军还有能力接着再打一仗淮海战役。这无疑是个令人怦然心动的天文数字——在它背后，是还处于极度贫困中的解放区人民无怨无悔的勒紧裤带，不畏枪林弹雨的英勇支前——这数字讲透了一个天大的道理：什么是民心所向、民意所归、民力所聚。

史载：民国年间，中国大地上竟然出现过1400多个大小军阀的队伍。中国百姓在对他们的认知框架中，无一例外地选择拒绝与排斥。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，彻底改写了兵民关系的历史。“鱼水情”“子弟兵”，人们用这些家常口语般的表述与称呼，重新定义和评价着这支人民军队。

(三)

上海市民认识解放军，是他们亲眼看到刚刚解放了大上海的十万大军，为了不扰民，在夜风中相依御寒、露宿街头。

锦州百姓认识解放军，是辽沈战役中，嘴唇干渴的战士们在苹果园里不吃一个苹果——树上的一个没摘，地上的一个没捡。

青岛人民认识解放军，是进驻寺庙的部队严格执行宗教政策，不用庙里的锅灶做饭，战斗之后干嚼生米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“执干戈以卫社稷”的人民军队，奉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，创造着新的历史。

一声令下，那支诞生于井冈山、壮大在南泥湾的部队，含泪脱下军装，亦兵亦民，担负起保卫和建设新疆的两副重担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任务是屯垦戍边，但忘却“不与民争利”的爱民宗旨。他们在风沙最大最艰苦的地区，既当战斗队、生产队，又当工作队、宣传队，用剑与犁的交响，豪情唱与民的战歌，让昔日的沙漠良田连畴接陇，让曾经的戈壁沃野流淌、年丰岁稔。

共和国创业初期百废待兴，西藏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艰。1950年，我军开始刘伯承元帅所言的“第二次长征”——向着西藏大进军、大修路，并在世界屋脊创造了世界奇迹。当“全球玉米”这个美丽的称呼第一次在西藏传颂时，这片地球之巅的神奇雪域，也出现了一个个闪烁着宝石般光彩的“第一”——第一座发电站、第一个机场、第一家医院、第一间工厂……

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军先遣小分队在原始森林里走了7天7夜，翻越高黎贡山进入独龙江，寻找人口仅剩2300余人的独龙族，帮助他们实现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跨越。边疆人民的心，纯似水晶、美如诗歌。为了铭记这段历史，“八一”从此也成为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节日，每逢此日，他们以美酒庆贺、以歌舞赞颂。

史家有言：“国将兴，听于民。”人民口碑，衡量着一支军队的政治品格；群众之心，则是对一支军队为国为民牺牲奉献的温暖回应。

(四)

不久前的8月27日，是武警四川总队战士龙家利24岁的生日。就在这一天，他牺牲在汶川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援的战场。

这个令人悲痛的时间当然是个巧合，然而，在人民需要的时刻以命相搏、迎难而上，却是一名军人的必然选择。

惊涛拍岸，激荡英雄胆；山崩于前，挥戈壮士

行。当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威胁之时，正是人民子弟兵投入一场场殊死之战的时刻——

1998年，长江、松花江、嫩江全流域特大洪水同时发生，29个省市自治区受到洪魔南北夹击。人民解放军展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投入兵力最多的抗洪之战，30万大军横架奋起，激战“三江”。

2008年，汶川遭遇“5·12”特大地震。英国科学家波力奥曾在《理解灾害》中写道：“地球主要以地震等自然形式来表现它的力量。”人类当然远未达到战胜自然的阶段，但13万救灾大军却雷霆出击、以命搏命，创造出载入民族精神谱系的伟大抗震精神。

1988年，在云南的抗震救灾中，边疆人民发出“解放军来了人心定”的肺腑感慨。抗击冰雪、扑灭大火、搏击台风、决战洪峰……几十年间，无论面临什么样的灾害，这句话始终是人民群众的期待与召唤，也是人民军队义无反顾的责任与担当。

“生则天下歌，死则四海哭。”胜利的喜悦难掩凛冽的悲壮。危急时刻，青春与生命是军人向人民交出的最有尊严的答卷——“抗洪英雄”李向群20岁的青春铸入抗洪大堤，作为全军楷模挂像伴随着我们的强军梦；19位舍生忘死的救灾部队官兵，牺牲在军人的节日——八一建军节，纪念碑耸立在长江之侧，倾听大江日夜流；汶川抗震救灾中，邱光华英雄机组5位烈士，雄鹰折翼、远翔不归……

历史是生命的聚散也是精神的聚光。行文至此，康德的一句话伴泪而涌：“崇高超越了美，是对我们惯常认知的一种震动。”

(五)

“没有一朵玫瑰，能比赠花之人的面庞更美。”

喜欢这句诗，是因为它是一位贫困地区的学校老师，摘抄送给奋战在扶贫一线部队官兵的。

数字有时并不枯燥——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人民军队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，共定点帮扶4100个贫困村、29.3万个贫困户、92.4万名贫困群众。

是的，在那些摆脱贫困之忧、步入小康的人民群众眼中，我们的子弟兵岂能不美？

“天下犹一家，中国犹一人。”这是古代思想家王阳明的理想。在“军民团结如一人”的中国，这片热土上展现的美好与收获远不止这些——

新中国成立70年来，人们耳熟能详的国家重大工程几乎都有人民军队的参与。大庆油田、三峡工程、成昆铁路、大亚湾核电站……

西部大开发，人民军队当仁不让成为主力军，为西部培养各类人才百万之众，承担科研课题研究和转让科技成果上千……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，而军民团结是永远绽放的光荣之花。

有一则新闻如葳蕤春色入毫楮——去年，党和政府开始为烈属、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“光荣之家”牌匾。光荣高悬于门庭，彰显着一个国家的褒奖，骄傲着一支军队的殊荣。

让光荣的回忆成为历史思考，让伟大的时代见证强军征途。人民解放军战无不胜的历史，每一页都大写着两个字——人民；每一章都挥洒着豪迈的诗情——“唤起工农千百万，同心干”。



图片来源：资料图
版式设计：扈硕